

勾心 皇后



看尽繁花遍地，寂寞无人能诉

深宫重重，风起云涌

心有千千结，个个为君系

卿本佳人，终将魂归何处

勾心 皇后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勾心皇后 / 童童著.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430-7010-3

I. ①勾… II. ①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9702 号

著 者: 童 童

责任编辑: 李 理

封面设计: 李 娜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 / 16

印 张: 17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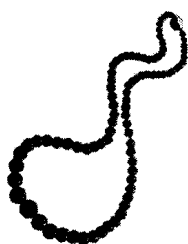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勾心 皇后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无帝城	001
第二章	洞房花烛	015
第三章	怒火冲天	027
第四章	来到魔城	042
第五章	祭血	056
第六章	地因	069
第七章	痛下狠手	081
第八章	千绝宫	091
第九章	唤情树	105
第十章	龙国	113



第十一章	逃离千绝宫	123
第十二章	天绝剑	141
第十三章	绝情剑	154
第十四章	帝后	167
第十五章	勾心错骨	181
第十六章	风云暗涌	198
第十七章	吴血觉醒	218
第十八章	神庙	233
第十九章	九珠璇玑阵	243
第二十章	重聚	256



第一章 无帝城

沙漠之城，又称无帝城。

这是沙漠中的一片浩瀚无边的绿洲，能走得进来，并活下去的人，不需要任何人来主宰他们的命运。

因为已经足够强大，所以，无帝城无帝王。

外界传言，这是地狱之城，布满了死亡之树、魔鬼之花，暗无天日，人性凶残。

又有人言，此乃神仙桃源，美人如云，处处是灵丹妙药，可令人长生不老，永世不死。

未曾踏入无帝城的人，听着种种传言，无法想象无垠的沙漠中，会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美。

沙漠之城的种种传说，连结成一个妖艳的网，网住了世人欲望之心。朝廷、江湖、平民……无人不想进入无帝城，一睹神奇之域，得到不老神药。

数万里的黄沙弥漫，一行驼队在缓慢地行走，驼铃发出的声音，像是勾魂的魔音。

无帝城，暗流涌动，即将风云变色。

精巧舒适的驼车上，探出一只素净的手，手腕上缠绕着璎珞玉石，在荒漠的骄阳下，闪着刺眼的光芒。这只柔若无骨光滑白净的手，和这手腕上的璎珞，都表明驼车里的人平日里是如何养尊处优。

海无香微微眯起眼睛。大漠的阳光如此刺眼，黄沙肆虐地翻滚着，往轿子里袭来。

“主上，风沙太大，还是放下轿帘吧。”轿边的骆驼上，坐着一个紧身装扮的年轻男人，他有着一双精光闪闪的锐利眼眸，脸色却极为苍白，这让那双锐利的眼眸格外漆黑。

他叫尹宁，是王族精心训练出来的侍卫，护她周全。

海无香眼波流转，似有轻叹。此刻黄沙弥漫，再到下一刻，会是血色弥漫。



她的手中，攥着一个王国的欲望。或者说，一个国王的欲望……

尹宁看着她放下轿帘，漆黑深邃的眸中，闪过一丝莫名的笑意，令人心颤的笑意。仿佛那看不到底的眼眸深处，藏着吞噬一切的危险漩涡。

无帝城里的人从没见过，有人能用如此优雅的姿势穿过万里无垠的沙漠，穿过沙漠边界的毒瘴和重重诡阵，来到沙漠之城。他们更多的是看见血污满身、伤痕累累、疲惫不堪、濒临死亡的人，挣扎着爬到这片美丽神奇，如同桃花源的土地上。

驼铃依旧在响，只是骆驼只剩下了十分之一，而跟随海无香的那些武功高强的侍卫，三百人一共只剩下三十六人。

难怪自始至终，若无机缘巧合，无人能进入沙漠之城一睹奇容。

只是世人传错了，这并非只是一个城，它的疆土，辽阔得让人无法想象，比一个小小的国家，不知道要大多少倍。

翠绿如莲叶剪裁而成的小楼，往常来人不绝，今日却安静异常。

翠羽小楼的主人，正是穿越万里荒漠来到此处的海无香。

在半个月前，她领着三十六人风光旖旎地来到沙漠之缘时，就已成为无帝城中茶余饭后的谈资。如今，翠羽小楼名声鹊起，不仅因为她在这血池脚下开了一间医铺，更因为她的绝世容貌。见过她的人，永远忘不掉她那双黑中透着异紫的双眸，还有她那轻软的身段，令男人萌生渴望的轻软。

一池氤氲的湖水，像是收纳了天地间的绿，泛着青碧的色泽，美如碧玉。更美的是里面的女人，一头长发在泉水中丝丝散开，如同水中女妖；碧波下若隐若现的身体，能让所有男人心跳失神。

“这就是让无帝城的人争睹芳容的妙手罗刹？”略带低沉的悦耳声音响起，花丛掩映下，修长的身影一闪而过。

海无香懒懒地抬眼。这个人居然能避过她的那些手下，又轻松绕过她的乱情树，毫发无伤地站在她面前。无帝城里，果然高人辈出。

凌流风见到了一双他所见过的最美的眼睛：明明是漆黑的瞳孔，却在阳光下泛着妖异的深蓝的紫，像是有万顷海水封印其中，带着天真却又诱惑的神秘色泽。

果然是妙手罗刹，殊美清丽不可方物。难怪近日受伤的人愈发得多，纷纷赶到平日不敢踏入半步的血池，一睹芳容。

海无香看着站在水面上风流倜傥的男子，轻轻一笑道：“公子怎么称呼？”

她对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极为清楚，若非这张绝色的脸，若非这颗冰冷的心，她怎

会来到这危影重重的无帝城？

刹那间，恍若万莲绽放，竟有袭人暖香。尤其美人沐浴，香肌半露，粲然一笑，美不胜收。

无帝城水土极好，美人如云。凌流风虽阅人无数，这时竟也失了神。

“喊我夫君便可。”凌流风在水上如履平地，走到她的面前，屈膝蹲下，伸手去捏她的下巴，孟浪至极。

“夫君？”海无香倏然往后一滑，避开他的手。无帝城三主之一的凌少主，竟如此轻浮。

“哎，乖娘子。”凌流风嘻嘻一笑，如影随形，将她逼到岸边，还是捏住了她的下巴。

海无香的眼里没有半分怒意。被人言语轻薄，手上也占了便宜，她也不嗔，玉足往上一点儿，只见凌流风身影一闪，便站在了岸边，笑道：“娘子脾气好暴躁，不好，不好。”

“你可知，我又叫毒娘子？”海无香微微侧头，唇边亦浮起一丝笑容。

她既能妙手回春，当然也能送人人地狱。

“确实很毒。”凌流风不再靠近她，只是笑道，“三日后，天都堡来迎娶美娇娘。翠羽小楼，搬入天都堡中，你白日坐堂，夜间上床……”

“那便看你有没有本事情得走我。”海无香又笑了。那笑意从眼里转瞬即逝，有一种娇憨却风情的美，极端相反的气质同时并存，说不出的奇异，却不妨碍她的笑倾国倾城。

“暂且收下定情物，三日后，为夫在洞房归还。”凌流风声音未落，人已不见。岸边石凳上艳红的裹胸也随之不见。

凌流风既然来了，那剩下的人应该也会很快见到。

海无香靠在岸边，神态怡然，脸上无喜无怒，眼里也无情无爱。

她在此悬壶济世，已经大致摸清无帝城的情况。

无帝城虽无帝，却有三个令人闻名丧胆的名字。只要一个出现，另外两个定不会再沉住气。

“主上，血池下聚集着许多天都堡的人。”花丛外，一个锦衣侍卫闪现，漆黑的眸中有极为隐蔽的兴奋。

“许多是多少？”海无香缓缓穿好衣袍，系上裙带，赤着脚往尹宁身边走来。

“三千。”锦衣侍卫正是尹宁，神色恭谨地回答。



“刚才那男子怎样？”海无香从尹宁身边走过，淡淡问道。

“传言天都堡有三万弟子，凌流风是这里最大的头目，自然是非常之人。”其实，尹宁刚才故意让凌流风闯进来。他转过身，跟上海无香，低声说道，“主上，我们需要他。”

天都堡的“乌合之众”可不能小觑。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游侠，机缘巧合中穿越万里无垠的沙漠来到这里，慢慢成为一个中土人的联盟。

“那我，该嫁？”海无香停下脚步，侧过脸问道。

“无帝城太大，如今半个月过去，三十六个侍卫死伤一半，也未能找到我们要的东西，如今若有天都堡的三万弟子相助……他们熟悉这里的一切，我们可利用他们，功成身退。”尹宁思索片刻，终于说道，“所以，主上该嫁！”

海无香听到最后两个字，轻轻叹了声，闭上眼睛，她的胸口隐隐痛了起来。

“主上，天都堡是无帝城最大的帮派，我们必须借助他们的力量！”尹宁见她闭目不语，又说道。

他虽是海无香身边的侍卫领军，可是举止风度却不像普通的侍卫，难掩那份逼人的贵气。在这里，他的话如同军令。

海无香伸手拂了拂被风吹乱的长发，一双深紫的眼眸泛出不该有的情绪——悲伤。

“公主！”尹宁突然用密语喊道。

他早就觉察到海无香踏入无帝城后的反应：在沙漠之中，她从不显现出一丝疲惫和情绪，如今她就像是病了，眼里的光彩一天天黯淡下去，时常茫然地看着四周，像是在寻找什么。

“尹宁，我想回去。”海无香也用密语说道，带着从未用过的哀哀口吻。

“只要拿到那张图，我们就能回去。”尹宁只知她是没有感情的工具，如同一柄利剑，不会有自己的灵魂，也不会有悲喜。如今突然听到她哀哀的口吻，竟不觉心中一痛，似乎被她的哀叹蛊惑住。

“我怕我撑不到那一天就死了……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他……”海无香转过身看着尹宁，那双眼里，似有万顷海水，随时会淹没一切。

她说出这句话，胸口如炸裂般地疼，喉咙一甜，竟吐出黑色的血来。

“你……你动情了？”尹宁急忙抚上她的后背，眼里幽幽沉沉地映着海无香苍白的脸，连尊称都忘记了。

“我只是……只是怕自己死在这个地方……”海无香伸手摸到自己的唇，上面有粘稠的暗黑的血。这十八年来，她从未离开过那个人身边，他就是她唯一的亲人，所



以还想着回去见他一面……

还可能……是这个叫无帝城的地方太可怕。她踏入这里之后，每夜都做着奇怪的梦，就算醒来，也会听到有人在黑暗中唤她。

海无香对无帝城有种从未有过的敬畏感，仿佛这里处处都是神灵，有无数眼睛在盯着她，让她想快点回到中土王国。

“不会，有我在。”尹宁说道。他有着一张异常苍白的脸，如同刚刚从地狱里出来，可他的眼睛却极黑，如同秋夜里的灿烂繁星，这让他带着一种掩盖不住的特殊光泽，仿佛是幽冥世界的吸血王国里走出的王之子。

“尹宁，尹宁……你护不住我的命……”海无香闭上眼睛靠在他的身上，心如刀绞，觉得自己的生命在缓慢地流逝。

她的命，只剩下两年。所以她必须尽快找到王上要的那张图，然后死在那熟悉的王宫里，永远与他为伴。

“无帝城处处都是奇花异草，定能找到延年益寿的神药。”尹宁扶着她的肩，用密语低低地说道，漆黑的双眸里闪烁着光芒。

“尹宁，你说嫁了他之后，何时能找到那张图？”海无香无力地摇头道，她只要找到那张图——帝王心中想要的图。至于自己，无欢无悲。唯一的执念，就是在他身边死去……

“我会帮你。”尹宁不动声色地看着那张皎如明月的脸，她确实美得无可挑剔。尤其是当她用天真的语气说话时，让人忍不住想占有她。

可惜，他和其他男人不同，他对这样倾国倾城的美人非但不动身心，还要将她送给另一个男人。

“你也变了。”海无香抬眸，看向尹宁的脸。他从小就陪在自己身边，习文练武，和其他几个贴身侍卫一样，每天都在一起，彼此间极为熟悉。可踏入无帝城之后，尹宁似乎就变了，从称呼到语气，都有着细微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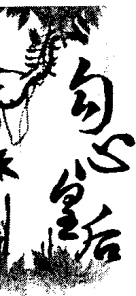
尹宁看到那双异紫的水眸，心中一紧：莫非被她看出什么了？

“你也能听到它的声音？”海无香又问道。

她在这里，经常会听到有什么在唤她，就像魔咒，无法摆脱。

“公主，有人来了。”尹宁的耳力似乎极好，海无香还没听到动静，他就立刻从袖中掏出手帕，替她擦去唇边的血迹。

“主上，霜寒三人失去联系。”晓寒匆匆走到海无香身边，满脸忧愁。他们又失去了三个伙伴，如今只剩十二人。



“罢了。”海无香见惯了生死，从没有过异样的感情。但是今天，她的心里没来由地涌过一阵悲怆。身边的人一个个消失，她不想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人回去。

所以，嫁去天都堡，或许是最好的路。

冷千绝坐在竹楼中，看着远处云卷云舒。秀挺的眉宇间，带着漫不经心的狠厉和冷绝。

这等阴沉若是放在面目可憎的人身上，会令人望而生畏，避而远之。偏偏他容貌秀美，肤白胜雪，虽然狠戾，却又让人不禁多看两眼。

无帝城来了个有趣的女人，在最乱的三交处，开了一所医馆。

能活着走进无帝城的人，不是奇人也是异人；能领着如此多的手下，优雅地走进无帝城的女人，不是妖女就是魔女；能款款地走进无帝城，在血池处住下悬壶济世，无帝城还从未有过。

如今正值用人之际，越是奇人，越要收拢。若不能为自己所用，立刻斩尽杀绝。

可惜，他来晚了。

如今，佳人已人去楼空，只剩下药草的香味，淡淡地萦绕在竹楼里。

天都堡……他心头的一根刺，无法拔除。

对千绝宫的后人来说，那些中土人，着实比魔教还要可恶。

冷千绝是千绝宫最后一个宫主。

千绝宫在此处已矗立数千年，是土生土长的沙漠之城里的人。他们的祖上，和那群从外面撞进来的野人不同，冷家身体里留着的血，是无帝城最古老最纯正的一支子嗣的血。

所以，作为正宗的本土血脉，千绝宫在无帝城的威望极大。沙漠之城里的本土子嗣，心性平和，善良仁慈，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皇帝”，也没有任何的王法赋税。城里遍布着各种山珍野味和奇花异草，人们丰衣足食，没有战争和贪欲，如同在世外桃源过着神仙日子。

可是，随着外面偶尔闯进来的中土人越来越多，一切都变了。那群伤痕累累却又武功高强的恶徒，将外面世界的贪欲带到了桃花源里。他们有征服欲，有控制欲，想要把这美丽的地方变成自己的家园。于是，杀戮和抢占开始了……

数千年来，从中原进入此地的外来武林人士在此扎根发芽，他们流着野性的血，想要成为无帝城的帝王。矗立了几千年的千绝宫，成为了他们最终的目标。他们想要利用千绝宫，一统无帝城。



而数百年前魔君发动的一场杀戮，让流着沙漠绿国血液的千绝宫差点儿灭亡。从此，千绝宫的大门紧闭，无帝城子嗣的血开始变冷。外面的人心如此残酷，沙漠之城再也不欢迎任何中土人。曾经的他们敞开仁厚的胸怀，迎接和拯救那些从沙漠里满身是血的“远客”，到了最后，却反被这些“远客”所杀。

如今的千绝宫，不知是因为数百年前元气大伤，还是因为沙漠城中的本土人越来越少，如同没落的贵族，带着无言的悲怆和痛苦。

本是同根生的魔域人，个个凶残狠毒，而千绝宫又无法相信任何外人。

所以这些天，只要踏入沙漠之城的外来人，千绝宫的人都会杀了他们，或者将他们囚于阴寒的天牢，等噬心药炼出，就喂他们服下，让他们成为千绝宫的死士杀手。

可惜，这个传言中的“妙手罗刹”，被天都堡抢先一步夺走……

冷千绝岂能甘心，若是海无香成了天都堡的人，就意味着，千绝宫又多了一个敌人。

艳霞满天，坐在软轿中的女子，容貌比漫天烟霞还要明丽动人，眼眸流转间，让人心中一荡，魂儿飞出一半。

“少主夫人的身段真勾人。”

“也只有这样的美人才能配得上我家堡主……”

外面一直在啧啧议论着，言语放肆，毫无礼数，和中土的丐帮相比，只不过是身上的衣服精美些而已。

海无香撑着额头，对身边用火辣辣的目光打量着她的陌生男子不理不睬。

现在，天都堡的人正吆喝着，高高兴兴地抬着轿子往回走。天都堡早就张灯结彩，等着新娘子回去洞房。只是，这些人要走回天都堡的老巢，就算快马加鞭，也得两天的时间。

无帝城究竟有多大，谁也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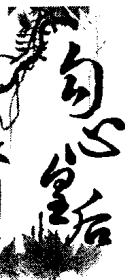
烟霞渐渐散去，夕阳垂垂而落，月亮已经挂在了天空上，轮廓越来越清晰，散发着幽蓝的光芒。

沙漠中的人见过海吗？海无香闭目养神，想着无聊的问题，没有为即将到来的洞房之夜感到担忧。

她是无情无心的人。师父说，一动情，就会离死亡更近。

既然无情，对男女之事自然无牵无碍。她只想着快点回到天都堡，完成她的任务。

入夜，天都堡的人还在行走，丝毫不见疲惫。马蹄声中依旧掺杂着大家的笑谈，



说着粗鲁的流氓话，纷纷讨论着洞房时怎么把凌流风灌醉，然后去闹堡主夫人。

海无香听着山林里的各种鸟兽声音，这里有很多东西她根本没有见过，却奇异地感觉到莫名的熟悉。她能分辨出那些奇奇怪怪的药草，哪些能救人，哪些会吃人，就像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山林中，一个女子哼着缥缈的曲子，骑着长鼻兽妖娆而行。暗夜里，她鬓角上插着的夜明珠发出幽芒，手腕上围着小花环也闪着光芒。那小花环是用夜光花编制而成，戴在她手上，像是一抹星光。

天都堡的人依旧嘻嘻哈哈，仿佛没看到迎面而来的奇异女子。只是，有些人的手已经放到了长剑上。

领头的是凌流风的左右手——轩辕和蓝逸，此刻，他们的眼里凝重至极。天都堡要迎娶少主夫人的事，早就传遍了无帝城。他们知道，此次之行肯定会有惊险。

天都堡名声在外，若是有人暗中捣乱，被他人劫走了海无香，那会丢尽颜面，沦为无帝城的笑柄。

“咻”的一声，利物破空，海无香懒懒地抬起眸，外面已经马嘶人叫。

“啾……啾啾……”鸟叫声此起彼伏地响起，天都堡的人会用暗语相互转告情况，避免别人听出内容而调整作战对策。

瞬间，这群“乌合之众”，排成了严谨的方队。

海无香听着外面的各种风声、箭声还有鸟叫声，判断着双方的伤亡情况。

说来奇怪，天都堡的人在遇敌时，竟然一声不吭，就算有人中箭，也不会发出声音，免得乱了士气。这一点儿，倒颇像中土的狼群。

而她身边的男子，像是没有听到外面的打斗声，依旧用好奇炙热的眼神盯着她，像是在观察猎物的狩猎者。

“夫人，你怕吗？”凌流风突然笑咪咪地问道。

“为什么要怕？”海无香反问。

“有人死了。”凌流风有一张很漂亮的脸，那双细长的双眸微微上挑，像极了狐狸。尤其在含笑的时候，如同雪夜里的银狐，泛着美丽的色泽。

“我也医死过人。”海无香也笑了，眼波流转，风情万种，却又带着一丝不经世事的稚气。

她确实涉世不深，可偏生有媚心的风情。

“你应该怕得躲在我怀里才对。”凌流风被她的笑容晃了心神，有些遗憾地说道。

“作为将领，你应该出去看看自己人的伤亡情况才对。”海无香受过如君王严苛



的调教，她不喜欢这个如银狐般的漂亮男子此刻还有闲心打情骂俏。

她本不该有喜欢和不喜欢这种感情。

“难得夫人发话，为夫就遵命一次。”凌流风依旧专注地盯着她，像是一只狗看着一只刺猬。

说完，他果真下了轿。

海无香轻轻摇头，对着外面低低喊道：“尹宁。”

没有人应声。

她微微皱起了眉，又喊了一声：“尹宁！”

“主上，尹宁被冲散了。”晓寒的声音传了过来，带着一丝急切。

小妖骑在长鼻兽上，看着暗夜中被伏击的天都堡。

天都堡众人还在缓缓前行，虽然挪动的速度颇慢，可和小妖的距离越来越近，近到能够短兵交接的地步。

“主上！”晓寒一声惊叫，顿时让天都堡井然有序的阵型微微骚乱起来。

嫣语和晓寒是海无香的贴身侍女，一直冷眼观变。海无香没有发出命令，她们也不会热心帮忙，直到刚才风吹帘动，晓寒才惊觉，层层帘幔里的主子，已经不见了踪影。

怎么可能神秘消失？依她们的功力，就算她们被外面的打斗声分散了部分心神，可若有人想悄无声息地靠近轿子，绝无可能。

有些不可能发生的事，却偏偏发生了。

海无香躺在巨石上，看着将自己掳来的男人——带着鬼面具的男人。

这个人有着修长结实的身材，整个人裹在黑色斗篷里，看不到一丝肌肤，就连手也带着黑色的兽皮手套。唯一能看到的，只有那双静如深海的黑眸，没有一丝波澜，无声无息，平静深邃得令人害怕。

戴着鬼面具的男人慢慢蹲下身，伸手捏住她的下巴，似乎在研究着她的脸。

海无香盯着他的眼睛，试图从里面读出一些有用的东西。但是，鬼面具下的眼睛却是如此静谧而可怕，似是死神的双眸。

他像是研究好了她的相貌，伸出另一只手，从她的脖子往下滑去。手所到之处，衣衫尽裂，莹洁如雪的肌肤，晃映着清冷的月光，说不出的妖艳。

鬼面男的双眸暗沉如黑夜，面对这样的身体，他的眼里依旧看不出任何的情绪，没有欢喜，没有不喜。这正如同她的心，应该永远平静坚硬的心。

他轻轻一挥手，海无香顿时被翻过身，俯躺在巨石上。那人撩开繁琐的衣物，手从她光洁的后背一点儿一点儿往下移，每一点儿，都是她督脉上的死穴。



最后，带着兽皮手套的手来到长强穴，终于停了下来。

只是停顿了几秒，他的手指突然顺着她的圆翘的臀，往下滑去，粗糙的兽皮手套无声地来到她的两腿间。

海无香似乎明白了他的心思。他是想破了她的身，毁掉她的清白让天都堡的人蒙羞，还是想挑拨千绝宫和天都堡的关系，坐山观虎斗？

“你带着兽皮手套，是怕我身上的毒吗？”海无香突然说话了，低柔婉转如情人耳语。

鬼面男并不回答，而是迅即按住她的腰。在她腿根处逡巡的手指，毫不犹豫地往里面刺去。

“无帝城的人，怎一个比一个无礼？”海无香身子一扭，居然如鱼般从他手里逃脱出去。

鬼面男风平浪静的眸中，闪过一丝讶异。

她明明被点了穴，又被按住了命门，为何还能逃出去？

海无香拢住裂开的衣衫，用一缕长发往腰上系去。

山风鼓荡，让她胸前的风光若隐若现，勾魂夺魄。

鬼面男微微眯起了双眸，五指一伸，笼住她全身各处要害，脚下也飘忽如风，鬼魅般地逼到她面前。

海无香往后退去。她似乎只有后退这条路，因为那阴冷的掌风逼得她不敢硬接，只能寻找这个鬼面男的其他弱点。

一棵粗壮的树挡住了海无香的去路，鬼面男的手扣在了她的肩膀上，如影随形地贴到她的身上。

他知道海无香骨骼清奇，浑身的穴位可以游走，若是想点中她的穴道，极难。

中土竟有人会移穴功，那个人，果然躲在中土？

海无香被他紧紧贴住，隔着衣衫，能感觉到男人和女人身体结构的差异，还能嗅到他身上那股隐而不发的强大气息。

她的下巴又被抓住，那个鬼面男侧着头，又在研究她的脸，静谧的眼神没有任何波动地从她脸上划来划去，仿佛是一柄利刃从她肌肤上擦过。

海无香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并不是因为眼前的鬼面男，而是因为背后的那棵树。

她后背紧紧抵着的那棵树，像是有生命般伸出看不见的手，将她缠绕起来，低低说着什么，让她的血液突然翻滚起来。心越来越疼，像是被无数细小的网勒住，渗出了血珠，割伤了心脉。



她自小身体里便有异毒，不能动情，否则会痛苦难忍。

可是此刻，她竟然对一棵树动情，心痛难忍。像是有什么穿过了她的身体，攥住了她的心，用梦魇般的可怕声音唤她的名字。

海无香的脑中，闪过无数混乱的场景，但最终都归于幻灭……可那声音越来越清晰，就像她平日出现的幻听一样。

鬼面男看到她深紫的双眸突然涣散起来，几乎立刻就失去了抵抗力。她靠着唤情树，急促地喘息着。

唤情树……

她背后的那棵树，是无帝城为数不多的唤情树，

“它在唤你？”戴着鬼面具的男人终于说话了，声音从面具后传出，格外低沉。

海无香听不到鬼面男的话，只能听到唤情树沙沙的声音。

只有心思单纯没有欲望如同初生婴儿的人，才能碰唤情树，若是有了七情六欲，碰到唤情树就会有不同的反应。

“唤情树对你说了什么？”鬼面男将她往自己面前一扯，让海无香离开唤情树一分，在她耳边问道。

——你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我在这里……在这里……

海无香说不出话来，她踩在唤情树裸露出的树根上，听到无数的声音在喊她，一遍遍，从耳中贯穿到五脏六腑……仿佛在轮回中度过了三生三世，无数根须从大树的脚底生出，将她缠绕成茧。

璇玑耀北斗，蛟龙激长空。海无香似乎看到了什么，却又什么都抓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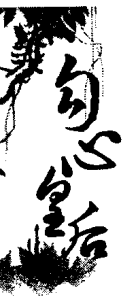
“她是我先定下的妻子，你最好别碰。”懒洋洋的声调打破了山林的静谧，带着戏谑的尾调。

鬼面男的手立刻扣住海无香的手腕，虽然她全身上下的穴道可以移动，可只要封住她的心脉，就能让她失去抵抗力。

可现在的海无香，早就失去了任何力气。她面如金纸般站在唤情树下，已经处于昏厥状态。

鬼面男看着树林里黑压压的一片人，看似散散漫漫的天都堡，在行动时迅捷有序，丝毫不亚于中土训练有素的禁卫军。

“凌堡主别来无恙？”鬼面男声音异常地低沉，仿佛是从遥远的洞中发出的回音。



“本来无恙，可若是被你抢走了娘子，那就有恙了。”凌流风笑咪咪地往前走，他知道有些人不可能让海无香顺利来到天都堡，只是没想到龙焰之竟会亲自出马。

“天都堡的人都是一群蛮子……”小妖的声音远远地传来。眨眼间，她就撤回面具男的身边，身上有几道血痕，不知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血。

一匹龙马飞奔而来，上面坐着一个一身劲装的女子，她穿戴着和小妖截然相反的装束，带着利落的狠气，用密音对面具男说道：“君上，千绝宫有动，此地不宜久留。”

面具男的眼中闪过一道寒光，立刻将海无香扯到怀中，黑色的斗篷一振，就想带她离开。

“魔域的蛇蝎美人最多，你不送我们兄弟两个美女，还来与我抢女人，真是太小家子气。”凌流风脚下一滑，竟从三丈外闪到面具男的身前，没个正经地说着话，随随便便地伸出手往海无香另一只手臂抓去。

面具男没有躲让，让凌流风抓住海无香另一只手。他似是有心要测一测海无香的功力，更是测她有没有资格，值不值得魔域来争夺。

海无香的体内顿时充满了两股内力，这两个人都心狠手辣，将她的身体当成战场。若不是她自小就学过各种心法，兼容互通，此刻准被撕成了两片。

饶是如此，她左臂的阴寒和右臂的炽热在胸腔正中会合，依旧有着撕心裂肺的难受，让她从梦魇般的呼唤声中突然惊醒，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苏醒。

鬼面男突然松开手，唯一露出来的黑眸里闪过一丝惊怔。她到底是什么人？为何会有一股强大的无法靠近的灵力？

“大婚之日，魔域自当备厚礼一份，送与堡主。”鬼面男说完，黑袍一闪，已悄无声息地融入夜色中。

魔域的人来得快，撤得更快，一阵风似的消失。

凌流风含笑的脸上，那双总是玩世不恭的黑眸渐渐凝重起来。他的手立刻反扣在海无香的腰后，另一只手也挂到她的脖子上，双腿一软，靠她支撑着自己身体的重量。末了，还不忘在她耳边调笑道：“娘子体内冰火两重天，竟能撑到现在，为夫可是软了……”

众人忍不住又大笑起来，天都堡的流氓无赖脾性全露出来，也没人管堡主的生死，刚才紧张有序的气氛一下子松弛下来。

“堡主，你这还不到半柱香的时间就软了，剩下的洞房时间不如交给兄弟们……”

“去去去，没一个正经的，堡主不是第一次嘛，以后会熟能生巧的。”

只有海无香笔直地站立着，全身都被汗湿，那双黑紫的双眸里交映着灿烂的星光。